

文摘小说精品

读者俱乐部◎主编

学生阅读经典
图书馆珍藏版本

父母卷

感悟



吉林音像出版社
吉林大学出版社

人

生

智

慧

情

感

生

文摘小说精品

父母卷

读者俱乐部/主编

吉林音像出版社
吉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父母卷/读者俱乐部主编. —长春市:

吉林音像出版社, 吉林大学出版社

2006.4

(文摘小说精品)

ISBN 7-5601-2529-8

I. 父... II. 读... 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世界

IV. J.31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1596 号

文摘小说精品·父母卷

读者俱乐部 主编 责任编辑 于泓

出版: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
邮编: 130021

印刷: 北京市书林印刷厂

发行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 印张: 140 字数: 5000 千字

版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5601-2529-8

定价: 640.00 元(全套 20 册, 本册定价 32.00 元)

(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)



目 录

父 亲	穆时英 (1)
某夫人	穆时英 (20)
殇儿记	叶 紫 (29)
醍醐天女	许地山 (32)
黄昏后	许地山 (39)
李 妈	鲁 彦 (55)
陈四爹的牛	彭家煌 (82)
父 亲	彭家煌 (99)
父 亲	胡也频 (111)
家 长	胡也频 (119)
刀手费	叶 紫 (126)
长江轮上	叶 紫 (129)
母 亲	石评梅 (136)
自信心	山姆·F·修利尔 (148)
爸爸最值钱	布赫瓦尔德 (153)
最好的忠告	玛·马丁 (157)
中彩之夜	约·格立克斯 (162)
驿站长	普希金 (167)



文摘小说精品·父母卷

白菜汤	屠格涅夫 (180)
“恶”的化身	芥川龙之介 (182)
祖 母	安徒生 (185)
小杜果	苏·得尔威希 (188)
夫 妇	卡夫卡 (192)
老人们	里尔克 (198)
不值一文的老奶奶	布莱希特 (202)
七个铜板	莫里兹 (209)
不可饶恕的过失	依·沃尔克尼 (217)



父 亲

—— 穆时英

黯淡的太阳光斜铺到斑驳的旧木栅门上面，在门前我站住了，扔了手里的烟蒂儿，去按那古铜色的，冷落的门铃。门铃上面有一道灰色的蛛网，正在想拿什么东西去擦了它的时候，我家的老仆人已经开了那扇木栅门，摆着发霉的脸色，等我进去。

院子里那间多年没放车子的车间陈旧得快倾圮下来的样子，车间门上也罩满了灰尘。

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只听得屋后那条长胡同里有人在喊卖晒衣竹，那嘹亮凄清的声音懒懒地爬过我家的屋脊，在院子里那些青苔上面，在驳落的粉墙上面尽荡漾着，忧郁地。

一个细小的，古旧的声音在我耳朵旁边说：

“家啊！”

“家啊！”

连自己也听不到似的在喉咙里边说着，想起了我家近年来冷落的门庭，心里边不由也罩满了灰尘似的茫然起来。

走到楼上，妈愁苦着脸，瞧了我一眼，也没说什么话，



三弟扑到桌子上面看报纸，妹子坐在那儿织绒线，脸色就像这屋子里的光线那么阴沉得厉害。

到自己房里放下了带回来的零碎衣服，再出来喝茶时，妈才说：

“你爸病着，进去跟他谈谈吧。”

父亲房里比外面还幽暗，窗口那儿挂着的丝绒窗帏，下半截有些地方儿已经蛀蚀得剩了些毛织品的经纬线。滤过了那窗帏，惨淡的，青灰色的光线照进来，照到光滑的桌面上，整洁的地上，而在一些黑暗的角隅里消逝了它愁闷的姿态。屋子里静溢得像冬天早上六点钟天还没亮透的时候似的。窗口那儿点了枝安息香，灰色的烟百无聊赖地缠绕着，氤氲着一阵古雅的，可是过时了的香味。有着朴实的颜色的红木方桌默默地站在那儿，太师椅默默地站在那儿，镶嵌着云石的烟榻默默地站在那儿，就在那烟榻上面，安息香那么静谧地，默默地躺着消瘦的父亲，嘴唇上的胡髭比上星期又斑白了些，望着烟灯里那朵豆似的火焰，眼珠子里边是颓唐的，暮年的寂寞味。见我进去，缓缓地：

“朝宗没回来？”那么问了一句儿。

“这礼拜怕不会来吧。”

我在他对面坐下了，随便拿着张报看。

“后天有没有例假？”

“也许有吧。”

话到这儿断了。父亲是个沉默的，轻易不大肯说话的



人，我又是在趣味上，思想上和他有着敌意的人，就是想跟他谈谈也不容易找到适宜的话题，便那么地静了下来。

我坐在那儿，一面随便地看着报，一面偷偷地从报纸的边上去看父亲的手，那是一只中年时曾经握过几百万经济权的手，而现在是一只干枯的，皱缩的，时常微微颤抖着的手。便——

“为什么人全得有一个暮年呢？而且父亲的还是多么颓唐的暮年啊！”那么地思索着。

忽然，一个肺病患者的声音似的，在楼下，那门铃嗡地响了起来。

父亲像兴奋了一点似的，翻了个身道：

“瞧瞧是谁。”

我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“瞧瞧是谁来看我。”他是那么地希望着有人来看他的病啊！就拉开了窗帏，伏在窗口瞧，却见进来的是手里拿着封电灯公司的通知信的我家的老仆人。

“是谁？”父亲又问了一句。

只得坐了下来道：“电灯公司的通知信。”

父亲的嘴唇动了几动，喝了口茶，没作声，躺在那儿像在想着什么似的。他有一大串的话想说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么的，先自己想一下。父亲是一个十足的理智的人；他从不让他的情感显露到脸上来，或是到言语里边来，他从不冲动地做一件事，就是喝一杯茶也先考虑一下似的。我



便看着他，等他说话。

过了一回儿，他咳嗽了一声儿——

“人情真的比纸还薄啊！”那么地开了头；每一个字，每一个句子全是那么沉重地，迟缓地，从他的嘴唇里边蜗牛似的爬了出来：“从前我只受了些小风寒，张三请中医，李四请西医，这个给煎药，那个给装烟，成天你来我去的忙得什么似的。现在我病也病了半年了，只有你妈闲下来给我装筒烟，敬芳师父，我总算没荐错了这个人，店里没事，还跑来给我请下安，煎帖药。此外还有哪个上过我家的门？连我一手提拔起来的那些人也没一个来过啊！他们不是不知道。”父亲的话越来越沉重，越来越迟缓，却是越来越响亮，像是他的灵魂在喊叫着似的。“在我家门口走过的时候总有的，顺便拐进来，瞧瞧我的病，又不费力气，又不费钱财。外面人别说，单瞧我家的亲戚本家吧，嫡亲的堂兄弟，志清——”忽然咽住了话，喝了口茶，才望着天花板：“我还是我，人还是那么个人，只是现在倒霉了，是个过时人罢咧！真是人情比纸薄啊！”便闭上了眼珠子，嘴唇颤抖着不再说话。

默默地我想着做银行行长时的，年轻的父亲，做钱庄经理时的，精明的父亲，做信托公司总理时的，有着愉快的笑容的父亲，做金业交易所经纪人时的，豪爽的父亲，默默地想着每天有两桌客人的好日子，打牌抽头抽到三百多元钱的好日子，每天有人来替我做媒的好日子，仆人卧



室里挤满了车夫的好日子；默默地我又想着门铃那儿的蛛网，陈旧得快要倾圮下来的车间，父亲的迟缓的，沉重的感慨，他的干枯的，皱缩的手。

父亲喉咙那儿咽的响了一声儿，刚想抬起脑袋来，却见他的颤抖着的手在床沿那儿摸索那块手帕，便又低下脑袋去。

我不敢再抬起脑袋来，因为我不知道他咽下去的是茶，是黏涎子，是痰，还是泪水；我不敢抬起脑袋来，因为知道闭着眼躺在烟榻上的是一个消沉的，斑白了头发的，病着的老父。

“暮年的寂寞啊！”

坐在那儿，静静地听着父亲的年华，和他的八角金表一同地，扶着手杖，拖着艰难的步伐嗒嗒地走了过去，感情却铅似的沉重起来，灰黯起来。

差不多每个星期尾全是在父亲的病榻旁边消磨了的。

看着牢骚的老父病得连愤慨的力气也没有，而自己又没一点方法可以安慰他，真是件痛苦的事。后来，便时常接连着几个礼拜不回去，情愿独自个儿留在宿舍里边。人到底不是怎么勇敢的动物啊！可是一想起寂寞的，父亲的暮年，和秋天的黄昏那么地寥落的我家，总暗暗地在心里流过一丝无可奈何的怅惘。

“父亲啊！”

“家啊！”



低低地叹息着。

有时便牺牲了一些绮丽的下午，孩子气的游伴，去痛苦地坐到父亲的病榻边，一同尝受着那寂寞味，因为究竟我也是个寂寞的人，而且父亲是在悠远的人生的路上走了五十八年，全身都饱和了寂寞与人生苦的。

每隔一礼拜，或是两礼拜回到家里，进门时总那么地想着：“又是两礼拜了，父亲的病该好了些吧？”

可是看到了父亲，心里又黯淡起来，有的时候觉得父亲的脸色像红润了些，有的时候却又觉得他像又消瘦了些，只是精神却一次比一次颓唐，来探望他的亲戚也一次比一次多了。父亲却因为陪他谈话的人多，也像忘了他的感慨似的，一次比一次高兴。

每次我回来，妈总恳求似的问我：

“你瞧爸的脸色比前一次可好看些吗？”

“我瞧是比前次好些了。”

“你爸这病许多人全说讨厌，你瞧怎么才好呢！”

妈的眼皮慢慢儿红起来：

“你瞧，怎么好呢？”

低低抽咽着，不敢让父亲听到。

虽然我的心是那么地痛楚着，可是总觉得妈是多虑。那时我是坚决地相信父亲的病会好起来的。

“老年人精力不足，害些小病总有的吧。”那么安慰着妈，妈却依旧费力地啜泣着，爸在里边喊了她一声，才连



忙擦干了眼泪，跑了进去。

“妈真是神经过敏！”我只那么地想着。

那时我真的不十分担忧，我从来不觉得父亲已经是五十八岁的老年人，在我记忆上的父亲老是脸色很红润，一脑袋的黑头发，胡髭刮得很干净的，病着的父亲的衰老的姿态在我印象里没多坚固的根据，因为父亲从来没有老年人昏庸的形状，从来不多说半个字，他的理智比谁都清澈。那时我只忧虑着他脸上的没有笑劲儿——父亲脸上的笑劲儿已经不见了七八年了，可是我直到最近才看出来。

“可是没有笑劲儿有什么关系呢？老年人的尊严，或是心境不好，或是忧虑着自己的病……”只那么毫不在意地想着。

快放假的那个月，因为预备大考，做报告，做论文，整理笔记，空下来就在校园里找个朋友坐在太阳里谈些年轻人的事，饭后在初夏的黄昏里吹吹风，散散步，差不多有一个多月没回去。有时二弟从家里回学校来，我问他：

“爸的病好了些吗？”

“还是那个模样。”

父亲的病没利害起来，也就没放在心上，这一个多月，差不多把那些铅似的情绪洗刷净了，每天只打算着出了学校后的职业问题。

放假的那天，把行李交给二弟先叫车到家里，我去看了一次电影，又和朋友们吃了会点心。在饭店里谈了一回，



直坐到街上全上了灯才回家。家里好像热闹了一些，一个堂房的婶娘，一个姑表姊，还有个姨娘全在楼上坐着轻声地讲着话。几个堂兄弟围着桌子在那儿瞧我带回来的，学校里的年刊。妈蹲在地上，守着风炉在给父亲煎药。我问妈：

“爸的病好了点儿吗？”

妈出神地蹲在那儿，没回答我的话。别的人也像没听见我的话似的，只望了我一眼，全那么古怪地像在想着什么似的。

走到父亲房里，伯父和一个远房的堂叔，还有一个姑表兄弟在那儿和父亲谈最近的金子跌潮，我便坐着听他们讲话。父亲的精神像比从前健朗了些，正在那儿讲这一次跌风的来源和理由。人是瘦得不像了，脸上只见一个个窟窿，头发，胡髭，眉毛全没有了润泽的光彩，一根根地竖了起来。从袖口里望进去，父亲的手臂简直是两根细竹竿撑着一层白纸，还是那么歇斯底里地颤抖着。他很平静的，和平日一样地讲着话：

“三月里我就看到了，那时我跟伯元他们说，叫他们做空头，尽管卖出，到五月马上会跌。他们不信，死也不肯做空头。”这时候他咳嗽起来，咳得那么厉害，脸上的筋全暴出来，肌肉全抽搐着。咳了好一回，就咳不出痰来，只空咳着，真的，父亲连咳嗽的力气都没了，我只听得他喉咙那儿发着空洞的咳声，一只锈坏了的钟似的。伯父跑到



外面在父亲的，黄色的磁茶壶里冲了热茶，拿进来给他喝了几口才算停止了咳嗽。父亲闭着眼喘息了一会，才接下去：“真是气数，失了势的人连说句话也没人听的！”那么深长地叹息了一下。

大家全默默地坐着，不说一句话，因为父亲是一个个性很刚强的人，五十八年来，从不希冀人家的一丝同情——他是把怜悯当做侮辱的。可是他们不知道这半年来缠绵的病已经叫他变成一个神经质的，感伤的弱者了。他躺在那儿，艰苦地忍耐着他的伤感，我可以看到他的嘴唇痉挛着，那么困难地喘着气。他不动，也不说话，只那么平静地望着烟灯，可是他的眼珠子里边显露了他的整个的在抽咽着的灵魂。

我走了出来，我不能看一个庄严的老年人的受难。我走到外面，对妈说预备去赴校长和教授的别宴。

“别去了吧，爸那么地病着！你一个多月没回来了，爸时常挂念着你，今天刚回来，还不陪你爸坐一晚上？”

“要去的！”在妈前面，我老是那么孩子气地固执着。

“何必一定要去呢，你爸那么地病着？”

“为什么不去呢？”

忽然——

“去，让他去！现在也没有什么爸不爸了！”

在里边，出乎意外地，父亲像叱责一个窃贼似的，厉声地嚷了起来。



父亲从来没那么大声地说过话，更不用说那么厉声地叱责他的儿子了，从来没人见到过他恼得那么厉害，而且又不是怎么值得恼，会叫素来和蔼可亲，不动声色的他恼得大声地嚷起来。这反常的，完全出乎意外的叱责把屋子里的人全惊住了。我是诧异得不知怎么才好地怔在那儿望着妈。

“何必为那些小事动肝火啊！”是伯父的声音。

“你的爸快病死了，你去……你去！”

更出乎意外地，父亲突然抽抽咽咽地哭出声来，一个孩子似的。

屋子里悄悄地只听得他苍老的声音，有气没力地抽咽着，过了一回又咳嗽了起来，咳得那么厉害，咳了半天才慢慢儿的平静了一下，低低地呻吟着，一只疲倦的老牛的叹息声似的，弥漫了这屋子。

许多埋怨的眼光看着我，我低下了脑袋，我的心脏为着那一起一落的呻吟痛楚着，一面却暗暗地憎恨父亲不该那么不留情面地叫人难堪，一面却也后悔刚才不应该那么固执。我知道我刚才刺痛了他的心，他是那么寂寞，他以为他的儿子都要抛弃他了。

到这时候，大家才猛的醒过来似的，倒茶的倒茶，拿汤药的拿汤药，全零落地跑到父亲房里去，只有那个姑表的小梅姊躺在外面的烟铺上，呆呆地望着我。我想进去又不敢，只怕父亲见了我，又触动了气。沉重的呻吟一阵阵



地传了出来，我的身子一阵阵地发着抖，那么不幸地给大家摒弃了似的，坐在那儿想到三年前在外面浪游了两个多月，半身债半身病的跑回家来，父亲也是那平静地躺在烟铺上，那时他只——

“你那么随便跟酒肉朋友在外面胡闹，可知道家里是替你多么担着心啊！”很慈祥地说了一句，便吩咐我在家里住两个礼拜，养好了病，才准回学校去。

“怎么今天会那么反常地动着肝火呢？”好像到现在才明白父亲是病得很厉害了似的，慌张了起来。

模模糊糊地我看见小梅姊从烟铺那儿走过来，靠到桌子旁边，瞧了我一会，于是又听见她轻轻的对我说：

“你瞧，二舅舅的病怎么样？不相干吧？”

我看着她，我不明白她的意思。

“我看这病来得古怪，顶多还有五六天罢咧。二舅母现在是在是混的，不会知道，我也不能跟她说。你应该拿定主意，快办后事吧。”

我不懂，我什么也不懂，我不明白她是谁，我不明白她是说的什么话，我没有了知觉，没有了思虑，只茫然地望着她。忽然，我打了个寒噤，浑身发起抖来，只一刹那，我明白了，我什么都明白了，我明白她是谁，我明白她在说的什么话。一阵不可压制的，莫名其妙的悲意直冲了上来，我的嘴唇抽搐着，脑袋涨得发热，突然地我又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明白了。我一股劲儿的冲到自己房里，锁上了



门，倒在床上。好半天，才听见自己在哭着，那么伤心地，不顾羞耻地哭着，才觉得一大串一大串的眼泪从腮帮儿那儿挂下去，挂到耳根上，又重重地掉在枕上；才听见妈在外面：

“朝深！朝深！”那么地嚷着。

静静地听了一会，又莫名其妙地伤心起来，在床上，从这边滚到那边，那边滚到这边，淘气的孩子似的哭得透不过气来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她弄开了门，走了进来，坐在床沿那儿，先只劝着我：

“别那么哭，你爸听着心里难受的。”

慢慢儿的她的眼皮儿红起来了，眼泪从眼角那儿一颗颗的渗了出来。我却静静地瞧着她，瞧着她，尽瞧着她。我瞧着那眼泪古怪地挂下来，我瞧着她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来，我瞧着她伤心地抽咽着。可是我又模糊起来，我好奇地瞧着她的眼泪，一颗颗的渗出来，一颗颗地，那么巧妙地滴到床巾上，渗到那棉织物里边。

“多么滑稽啊！”那么地想着。

我想笑，可是心脏却怎么也不肯松散下来，每一根中枢神经的纤维组织全那么紧紧地绷着，只觉得笑意在嘴边溜荡着，嘴却抽搐着，怎么也不让这笑意浮上来。

躺着，躺着，瞧那天色慢慢儿的暗下来，一阵瞌睡顺着腿往上爬，一会儿我便睡熟了。